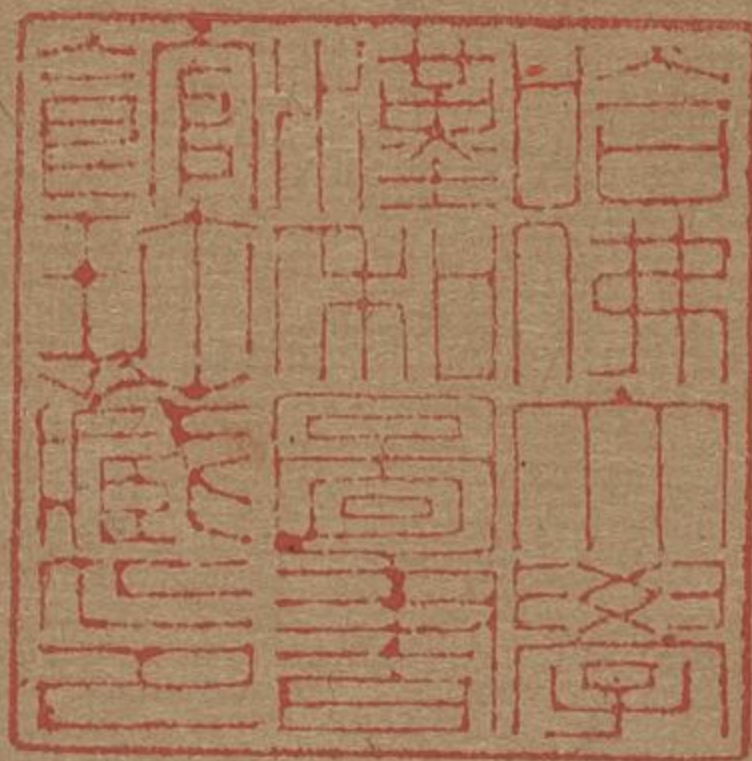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8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48

T 2650/2627

前蜀列傳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宜興陳維崧其年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六

列傳

馮涓

周庠

韋莊

馮涓字信之先世為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

也一日信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

國築高樓遣使厚齎金寶奏請撰記當世咸以為榮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家京兆府叅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密
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
捧刺遽謁賀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車發之口
涓候別灞橋審權畧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
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
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
及蜀馱引以見志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
中兩川賦重人多嗛囁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
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
憂資金帛加等又是時諸將多勸高祖乘岐土茂貞之

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

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

爲便

鑑戒錄載馮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弓甲衰農桑動德義興詐僞故損國害人

莫先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處爲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鑲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于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于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高祖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梁主篡唐將吏皆詣高祖勸進謂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

為惡高祖卒自立為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為先豐財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白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鬪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又撰傲龍文大蟲榜嶮竿歌皆有文采涓性滑稽語多譏諷高祖常問

擊掄之戲創自何人涓對曰邱八所製高祖為大笑又與司空王鎔等小酌鎔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似馬矢坐中大噓涓世長嘯而已生平尤工於章奏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闕外先機恐失於彀中一時為中朝所誦涓子

羣玉唐昭宗時為山陽令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為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高祖高祖懼不往謀于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

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

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王建云云今從通鑑

高祖從其言

卒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高祖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居無何唐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高祖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高祖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高祖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

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未幾病卒子仁矩官駙馬都尉粗有才藻而庸劣特甚國亡後與貧丐者伍令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間有哀之者日獲錢數百相與飲噉爲樂成都人皆嗟嘆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也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幼能詩以艷語見長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人稱爲秦婦吟秀才

莊後作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

乾寧

年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高祖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爲高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一時以爲口實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高祖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梁王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旣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高祖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

中淚浪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轂水臣僚及官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高祖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高祖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高祖卽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

所定項之梁復通好高祖推高祖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此類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葬白沙之陽是歲莊日誦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為詩識焉諡曰文靖有集二十

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又有峽程記一卷又有浣花集五卷

乃莊弟藹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莊有美

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教宮人為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

辭憶之姬聞之不食而死辭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

見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莊又常取唐人麗句

勒成又元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

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

岐奚少繁弦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

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

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

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

豈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慚乎鼯鼠易盈非嗜其熊蹯

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

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

焉能盡麗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

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
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楹梨橘柚魚
兔雖存筌蹄是棄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
僅享醍醐之味莊文詞甚多不具錄

論曰馮涓葦莊皆翩翩藝苑之雄也或請以蜀王稱制
或勸以帝位抗梁議論較殊而其為主之心同矣周庠
參贊帷幄雍容風議直言無隱卒秉國鈞殆所謂社稷
臣者非邪

晉暉

李師泰

張造

綦母諫

張虔裕

張琳

張劼

周德權

李簡

山行章

李稠

晉暉許州人少有膽勇不務家人生業初與高祖為盜
潛攻許昌民家事發夜遁伏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
鬼曰穎州設無遮會盍同往乎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
得相從二人私心獨喜曰是誰為蜀王者已而有人將
飯獻高祖前曰只此為御飯也高祖愈益喜暉呼高祖
小字曰行哥狀貌異人必有非常之舉由是傾心事之
唐信宗幸蜀暉與高祖及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
都奔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邑而還長安使
暉與高祖為神策軍使將神策軍宿衛光啟二年僖宗

復幸興元高祖既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負玉璽以行而暉亦與俱西同爲清道斬斫使未幾觀軍容使楊復恭斥田令孜之黨出暉爲集州刺史高祖卽位暉積功封宏農郡王高祖常與飲極歡把臂敘舊事暉頓首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也高祖笑曰始念不及此通正元年卒高祖親臨弔恩禮有加

晉暉一云姓王

李師泰初與高祖及晉暉等爲唐僖宗隨駕五都久之出爲忠州刺史最後從高祖於西川歷官蜀州刺史節度判官加司徒卒武成元年高祖敕有司議追贈禮初乾寧時師泰治第成都之錦浦里有巨冢甃甃甚固於

甃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規文隱起規內兩面各鑄蕃書二十一字亟遣使至青城山問道士杜光庭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步所卽知石笋故此墓之闕矣自後累見靈顯高祖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遂無他異云

張造龍州人事唐僖宗拜衛將軍蓋隨駕五都之一也已而授神策軍使僖宗幸興元時遣高祖帥兵屯三泉復命造與晉暉領四都兵屯黑衣修棧道以通往來未幾爲楊復恭所忌斥爲萬州刺史時秦宗權黨常厚屯白帝爲成汭野訐存所破奔萬州造百計拒之厚走綿

州萬州以是得全後從高祖官茂州刺史無何卒武成
元年高祖錄舊功敕有司追贈加恩

綦母諫荆南人漢廷尉綦母參唐著作郎綦母潛之後
也高祖入蜀時諫隸戲下爲親校光啟中高祖破閬州
據其地諫高祖養士愛民以待天下之變已而高祖
與陳敬瑄相攻久持不下高祖欲罷兵歸諫與周庠固
以爲不可卒用成功後累官至

卒

張虔裕從高祖入西川爲部將光啟時高祖襲閬州逐
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軍勢頗日盛虔裕勸
高祖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號令西土事茂不濟

高祖納其言由是所向皆捷遂啟偏霸之業

張琳許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
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杭
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已而事高祖
爲永平節度判官大順初領邛南招安使及邛州殺刺
史毛湘來降以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彝獠經營蜀
雅琳之功居多未幾奏授節度副使將兵五萬人攻東
川論平東川功累升武信軍節度使無何卒於官武成
元年高祖卽皇帝位詔曰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
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興失手

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
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
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
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高祖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高
祖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永平元年卒贈太師
李簡故高祖牙將也大順二年楊守厚攻梓州顧彥暉
乞師于高祖高祖命華洪與簡等帥師往援署行營都
指揮使景福元年斬楊晟將呂蕘有功已而遮擊楊守
忠於鍾陽又破楊守厚於銅鉞斬獲無算後官中州刺
史卒武成元年敕加追贈

山行章一名章自言晉山濤之裔唐末官眉州刺史州

舊無羅城行章合五縣之力城之周遭八里有奇名曰

臥牛城

四川名勝志云計一千八百六十五丈。又大順二年盧拯撰眉州創羅城記畧曰象耳鎮於

後峩眉列乎前云云據此則行章以龍紀元年降蜀築城當在降蜀之後已然考之傳大順時眉州刺史乃徐耕非行章也此必行章創功于大順之前而撰文在于後人畢功之日理或然也陳敬瑄之亂

也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為高祖破于廣都未幾

請降隸高祖帳下有戰績高祖圍成都日忽夢一青衣

神大張其口問于行章行章對曰青衣蜀地名也壘內

故有青衣祠今成都易子而食守陴而哭祠廟不祀久

矣神張口者是土地求饗於公亦啟唇齒而露心腹之

兆也已而逾十日成都果降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先是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者西川歲給繒帛三千匹使訶南詔虛實久之邊將多與諸蠻相表裏挾以爲重至是高祖絕其舊賜頗廉得行章與交通狀遂斬以徇

李稠其先京兆人父逢故唐左衛兵曹叅軍稠初事梁爲商州刺史未幾來蜀會高祖開國預佐命功臣官左衛將軍

論曰晉暉等諸人皆一時從龍爲國家腹心爪牙其半不及見太平之盛者命也高祖故將尚有奉禮劉璋田威張全真蓋獲張行立韓在其人事蹟缺畧今不復載之于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沈九如宣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七

列傳

鄭頊

潘岷

李紘

鄭頊延陵人高祖建節西川以頊為節度押牙言論風采傾動一時景福元年朱全忠時為宣義節帥高祖命頊使於全忠全忠問劍閣道路險易頊極言其危峻全

忠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項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耳全忠大笑遣之武成初官宣徽北院使未幾授內樞密使輒擬發唐道襲奸盜狀道襲以計去之出爲果川刺史

潘岷蜀人也博學善持論美風儀高祖鎮西川時署爲押牙天復元年東平王全忠初兼四鎮高祖使岷往聘以通彼我之懷岷至汴言辭宛轉飲酒一石不亂每過飲禮容益莊全忠愛之酒酣謂岷曰押牙尚能作豪飲乎岷謝不敢全忠乃簇席問叵羅尊罍器皿次第注酌一飲而盡愈益温克全忠卽徹諸物賜之意其歸館

應傾寫委頓已令人偵岷岷方簪筓籜冠子徐理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一時號爲雅量

李紘仕高祖爲將作監梁太祖殂命紘如汴弔之先是梁使來聘其印有入蜀之文至是遂鏤其印曰大蜀入梁之印紘有專對才國人頗稱其不辱君命

論曰鄭瑛文藻壯美應對有餘潘岷三爵悠然德將無醉皆足稱皇華之選若李紘弔問鄰邦不抗不墜要於二子無媿矣

張格

許寂

王鐸

庾傳素

張格字義師或云其小字世爲河間人唐左僕射溶之

次子也少負才俊邁而尚矯謫有父風乾寧三年濬致仕居長水縣別墅德王廢立之際濬寓書諸蕃圖匡復及青州王師範起兵欲竄取濬爲謀主事雖不果而梁王全忠將謀篡代密諷張全義圖焉乃令楊麟率健卒圍其墅殺之時大復三年十二月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當麟來彥偵知之奔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計格與濬父子持泣濬謂之曰留則併命去則遺種汝勿以吾爲累格拜辭以行彥乃統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峽人成都高祖擢爲翰林學士是時唐亂人士多依兩川以避難高


祖雖起戍伍爲人饒智畧善待士故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待格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太傅梁使盧玘等來聘推高祖爲兄印文有曰大梁入蜀之印格白高祖曰唐故事奉使四裔其印文類此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以外域卑我高祖欲殺使者格曰梁有司過也不可絕兩國歡格由是益見信任居無何太子元膺之變起時後主封鄭王年最幼而順聖太后爲賢妃有寵陰令飛龍使唐文展以金百鎰貽格諷格請立鄭王爲皇太子格心動以爲是可術取也乃夜爲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言受密旨衆皆署

名而後主遂得立是時文展居中用事格附比於外與
司徒毛文錫等爭權勢若水火會高祖聞太子暄呼聲
心惡格而未有以發以賢妃內爲之主竟不能去也及
後主嗣皇帝位文展旣獲罪死王宗弼方柄用貶格茂
州刺史楊玢許寂潘嶠輩皆坐格黨謫官頃之再貶格
維州司戶自是格勢漸詘矣乾德六年復以格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在位無所短長國亡隨唐工部尚書任
圜入洛感葉彥舊恩訪之彥已歿厚卹其家格弟播小
字興師長水之難作奔於鳳翔唐昭宗賜姓名曰李儼
命宣諭淮南亦異數也

許寂會稽人少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天復五年趙
匡明來奔寂與俱行高祖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爲
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武成初上求賢書曰歷朝之君
乘時啓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碩畫以武定禍亂以文
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
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前代之大經求賢之極
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
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穎於明廷尚舍光於庶位者伏
望恢明聖之畧開戶牖之圖親賜顧問以觀其能寘之
列位盡其獻替俾官無敗政人無滯才高祖嘉納之俄

以廣成先生杜光庭薦與徐簡夫同侍東宮不爲元膺
所禮未幾擢吏部侍郎天光時後主卽位坐張格黨貶
官久之復爲禮部尚書乾德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是時格再爲宰相以宿憾杖殺中書吏王魯柔寂謂
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
禍之端也唐師入境同王鏐等降唐至洛以尚書致政
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浮梁謂竹可化龍號曰會
龍橋後以疾卒寂初在四明山時被道服往還其間一
日見有夫婦者提壺醞云今日離剡縣甚瘁寂曰道路
頗遙安得一日及此心竊異之俄而丈夫出一拍板抗

聲高歌已而談劍術白臂間推出二物展喝之卽二
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驚懼尋爲匣之飲畢
就寢及旦乃空榻也日中復有頭陀來訪夫婦寂具道
其事頭陀曰我亦其人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元
教不願爲此頭陀傲然而笑取寂淨巾拭足徘徊間已
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三人皆劍俠云

王鏐字鱸祥  人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
學士已而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除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於中鏐因勸高祖
興用文教上奏記曰伏以羲王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

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璿璣禹湯文武功濟天下
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征秦滅墳
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
尊文蕭何入關唯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
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
書鳳紀填溢于未央玉版金繩克物於秘府班固曰周
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
渠之署以議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
問作于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

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
人明以率下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
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
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
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
常於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
下述品物叅於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
華鐙而入閭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
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
孫子十三篇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

通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
釋卷晉宣博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伯揆
萬機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
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
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
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
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
博多聞有文武之畧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爲皴裂諸
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
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

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
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
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
齊所得裁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
之後牛宏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
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爲三品
除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剗革
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
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
晦等一十八人爲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

帝位隨才擢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
於乾元殿置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讌於集仙殿東廊
下寫四部書以克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爲集
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秘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
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爲四部一曰甲爲經二曰乙爲
史三曰丙爲子四曰丁爲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
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
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爲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
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

及秘書之職幸冀垂覽焉乾德中錯與庾傳素同爲宰
相是時韓昭潘在迎輩日導後主宴遊無度而錯等無
所匡救依違而已及後主東巡還自閬州浮江而下糜
費不貲羣臣多有直諫者錯方判六軍諸衛事從後主
周遊不能拂衣去位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門
而降書則錯實爲之錯至洛陽唐授以州刺史錯與
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爲萬乘之君
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錯家藏異書數千本多
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每趨朝於白藤擔子
內鈔書書法絕工其好學亦有足取者

庾傳素仕高祖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漢元年為宦者唐文展所譖罷為工部尚書未幾改兵部後主即位加太子少保復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傳素再秉國鈞無顯績國亡降唐授刺史傳素領蜀州時有唐興縣郎史楊會者事傳素甚謹及傳素為相除長馬以酬之會堅辭曰會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且捨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無益也時人稱其有識

論曰張格拔立寵嗣深結宮闈於大臣有慚德焉許寂溫而儒素王錯淹洽而有文黼黻太平宜矣迺社稷傾危勿之能救其罪均也庾傳素保位曠官一籌莫展豈所云端揆之佐哉嗚呼擇相顧可不慎邪

毛文錫

毛文晏

潘炕

潘峭

庾凝績

楊玢

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也年十四登進士第已而來成都從高祖官翰林學士承旨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先是峽上有堰或勸高祖宜乘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食乎高祖乃止通正元年進文思殿大學士已又拜司徒判

樞密院如故天漢時宦官唐文展同宰相張格為表裏
 與文錫爭權會文錫以女適僕射庾傳素子宴親族於
 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高祖聞鼓吹聲怪之文展因極
 口摘其短貶文錫茂州司馬子詢流維州籍其家及國
 亡隨後主降唐未幾復事孟氏與歐陽炯等五人以小
 辭為後蜀主所賞又錫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尤
 工艷語所撰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之

辭曰雨霽巫山上雲輕映

碧天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峯前 暗濕啼猿

毛文晏文錫母弟也有文才善制誥天漢間歷官翰林
 學士坐兄文錫黨貶榮經尉久之復晉秩至兵部侍郎

有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寓集十五卷復纂成通後麻制
 一卷東壁出言三卷行世

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也為人有器量家人未常見

其喜怒高祖時累授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永平三年炕

弟峭罷內樞密使高祖命以炕代之未幾太子元膺與

唐道襲戰清風樓下中外恇擾一時鼎沸炕白高祖曰

太子與道襲爭權耳實無他志陛下宜面諭以安社稷

高祖卒如其言而大亂始定元膺既死炕屢請立東宮


為國本計其禦變慮危多此類也及後主得立為太子

炕遂稱疾告老國有大疑特遣使就問之國亡入唐官

蜀州刺史子在迎爲後主狎客別有傳炆有妾解愁者負殊色善爲新聲高祖常至炆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固屬之而炆輒對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至尊弟峭語炆曰獨不戒綠珠之禍邪炆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也人多服其有守

潘峭炆之弟也高祖卽皇帝位以峭爲宣徽北院使俄遷內樞密使永平二年太子元膺召羣臣宴會峭與翰林學士毛文錫不時至高祖命逐文錫與峭及元膺變作復峭內樞密使如故明年領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久之病卒

庾凝績傳素再從弟也仕高祖爲翰林學士承旨天漢元年拜吏部尚書內樞密使是歲高祖病劇命中外財賦中書除授及諸司刑獄之事悉委凝績主之後主卽位宰相張格旣再謫維州司戶凝績與格素不協至是奏徙格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鄜伺之承鄜不用命凝績中以公事抵罪其急睚眦有如此

楊玠  人高祖時附宰相張格累官至禮部尚書後主嗣位格旣貶茂州玠坐黨謫榮經尉乾德中復爲太常少卿會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有暴風摧隕于地又明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玠上言曰陛下誕聖之日

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後主殊不為意遂至于亡論曰二毛文采炳然多所撰述兩潘敏於吏事頗知大體洵所謂玉友金昆者也凝績以修却為能度量不無少損若玠始以朋比蒙譏終以直言補闕庶乎獲晚蓋之休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丁文策叔范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

前蜀八

列傳

王萬宏

李彥德

劉知俊

桑宏志

王萬宏

一作萬洪

人岐王茂貞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李

繼密景福初茂貞發兵破興元表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天復二年王宗滌破漢中繼密出降遷之成都高祖

日繼密助李茂貞爲虐殘賊三輔唐之罪人也以其來
降不忍殺遂復其姓名不時名見諸將稍陵易之萬宏
縱酒自解俳優輩復加戲狎萬宏不勝憂憤一夕醉投
池水而死

李彥德初事岐王茂貞爲成州刺史永平五年王宗綰
克成州鹵彥德送成都署爲大將彥德素驍勇常冠牛
革帽披漆甲跨黑馬執斫刺刀軍中目爲薄地鴉或云
彥德本姓呂姓名故茂貞所賜也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王全忠
相攻知俊與其戲下二千人降全忠全忠以爲左開道

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大敵勇出諸
將右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
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
攻雍州屯於美原時全忠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
命與康懷貞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
偏裨百人頌之全忠卽皇帝位拜知俊西路行營招討
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會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梁主
遣知俊同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
中封大彭郡王一作彭城王知俊功益高梁主性多猜忌屢
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內懼不自安無何梁

主命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辭以軍食不給未行已而
 將興師征河東使宣徽使王殷徵知俊入朝欲以為行
 營都統知俊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止知俊不
 宜來知俊遂以同州叛附於岐 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
 營牆得一物重八千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
 神七煞獨參謀劉某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有此
 昔王世克修河南獄亦獲此物乃是囚人死竟入地凝
 結不消所致宜以酒食許之申冤當有黑氣衝天斯實
 竄逐之徵未幾知俊將兵攻雍華執劉捍於鳳翔梁主
 果有背梁附秦之事使人謂之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
 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隨以兵斷潼關
 梁遣劉鄩攻知俊復命知俊姪嗣業招之知俊欲輕騎

詣謝弟知偃又止之遂舉族奔岐王茂貞茂貞地狹無
 以處之加知俊中書令使之西攻靈武朔方節度使韓
 遜告急於梁梁遣康懷貞等攻邠寧救之知俊大敗懷
 貞於昇平茂貞喜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使攻
 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岐將李彥康 通鑑作李保
 衡今從蜀書殺
 李彥魯以邠寧二州附梁茂貞命知俊攻邠州梁使霍
 彥威守焉久攻不下會秦州已歸高祖知俊妻子皆已
 遷成都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復以事間之知俊乃夜
 帥親兵來奔高祖以為武信軍節度使克第一招討命
 返攻茂貞明年又詔為西北面都招討伐岐無功高祖

雖待知俊厚然亦陰忌其才常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國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黔色其生歲在丑高祖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櫻繩斷一云黑牛無係絆櫻

繩一高祖益惡之會中官唐文辰數毀其短遂與判官

石欽若同殺於炭市畢命時惶懼乞命行刑者嗟笑之

時天漢元年十二月也按朝野僉載童謠云獼獼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

在蜀江頭蓋王建殺知俊粉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歲也據此則知俊死當在光天元年今從通鑑年月未審

是非。獼食竹鼠也狀如野狸生山谷無人之境也

梁睚眦之年秦隴間遍地皆是獼獼同音為之也

桑宏志黎陽人也岐王茂貞養為義兒賜姓名曰李繼

炭唐昭宗天復時欲解岐汴之兵亟召繼炭講和實與

李繼遠繼忠等同密議焉繼炭有拳勇饒戰畧事茂貞

累官保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通正元年王宗紹取寶雞

繼炭以茂貞多猜忌頗內不自安帥其眾二萬人來降

蜀兵進攻隴州即以繼炭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高

祖名軍還命復繼炭姓名久之領武定軍節度使兼中

書令金州全師朗有罪後主令宏志率兵討之已而城

破執師朗以獻金州之役以宏志功為最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王先成

張扶

李道安

竇雍

劉隱辭

蔣詔恭 李景

張道古滄州蒲臺人一作青州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

之節唐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

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

二亂七事中云祇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

戶叅軍通鑑載乾寧四年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

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

外開四裔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

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

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宜

示諫未幾以左補闕徵陳川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為高

祖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

為節度判官道古又上高祖詩敘五危二亂事詩曰封

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山明主用五危終被

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鑿輿卒未安諫疏至今

如可在誰能為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高祖開國召為

更與讀來看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

踞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

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為時所容

復貶茂州武成元年卒於灌州鑑戒錄云王太祖誅之

鄭雲叟在華州聞其死作詩弔之一云道古遇害妻亦

繼亡高祖憫之俾耐葬焉北夢瑣言又曰道古常自筮

左補闕張道古墓道古深於象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後果遇害而瘞之

國春秋 卷四十一 前蜀八 五

後人有得其上高祖書藁極言幕僚掩其才學不爲延
譽故同官多忌之

陳翔博州人高祖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
令梁旣篡唐高祖欲自立爲皇帝翔反復以逆順禍福
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也貲產鉅億以富雄於鄉光啟中高祖
自朗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
以數百萬計高祖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
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高祖欣然納之官其子宏思
州刺史宏生隆後蜀時爲資州刺史

王先成蜀州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當高祖入西
川圍彭州時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洶鹵先成心切閔之
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叩軍門說之曰彭州本
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名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與之共拒
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
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
以埃招安今軍至累日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奪
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
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
危饑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

不加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矍然移牀近先成問計將奈何先成請條列七事以白高祖其一乞招安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出淘鹵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庶免百姓驚疑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掠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有私匿一人者斬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治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入山自招親戚彼知嚴禁侵掠前被鹵者皆獲安堵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曉令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高祖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三日民競出赴招安寨稍稍得次第反業矣乾寧元年高祖攻彭州猶未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遂循城而登楊晟被殺彭州以平後論功先成累官夔州刺史永平四年荆南兵寇夔州先成擊却之時嘉王宗壽領鎮江軍節度使以先成伐功侮慢頗切齒於先成會先成請甲以白布袍給之未幾荆南兵敗走先成密遣

十國春秋 卷四十一 七
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輒召先成斬之而後奏
高祖由是大怒宗壽

張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辭武成初凡幕府書奏
牋檄皆屬扶具草官至兵部郎中是時王宗佶恃高祖
養子驕縱不法一日高祖宴羣臣謂左右曰得一二人
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
願可鞭箠取天下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
隴尺寸之士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
佶大慚恨陰令庖人置堇毒殺之後宗佶死贈扶諫議
大夫

李道安不知其爵里高祖時倉庾爲蟲所食道安上疏
曰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寧重其
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農
時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爲警告又蟲皆曳米而行
恐邊鄙不寧干戈忽起饋輓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
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災異

一云乾德五年事今從歷代名臣奏議

竇雍 人少負清節高名歷官給事中內侍監嚴遵
美物故例有冊贈朝命雍主之雍恥爲宦官冊贈使堅
不肯承命時人皆服其有守

劉隱辭 人事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憲鎮寧江日

辟隱辭為節度掌書記宗憲起家武人頗務誅求多為
恣橫隱辭數數進諫宗憲頗不平無復賓客之禮對將
吏咄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詠白鹽山灑瀕堆詩
刺之宗憲聞而發怒忽一日于江干飲酣仰視白鹽斜
睨灑瀕曰剛有彼普忽措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隱
辭離席繫手足于砂石上暴之護軍賓幕多方救之不
可得宗憲顧左右曰待吾飲罷投入水中隱辭厲聲曰
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灑瀕堆欲害劉隱辭我雖不
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敬天子塗炭賢良但得
留名死亦宜矣宗憲怒漸解良久舍之明日軍府請宗

憲召隱辭引謝隱辭竟託疾遁歸白鹽山詩曰占斷瞿塘一峽煙危峯迥出

眾峯前都緣頑梗擅浮世者莫罍嶸倚半天有樹只知
因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峽吼高千丈爭及平平
數畝田灑瀕堆詩曰灑瀕崔嵬百萬秋年年出沒幾時
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騰千丈
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
似礮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鈎

蔣詔恭蘇州人也性耿直有逸才永平間流落入西川
每有吟咏輒涉譏刺高祖末年臣僚多尚權勢侈敖無
節詔恭因作詩諷之高祖見詩大喜曰敢言之士也特

授名山令又善蒞事賜銀緋按鑑戒錄蔣貽恭本江淮

才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唐詩紀事
云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巧於譏刺蜀人畏之孟氏
時卒官止令佐又北夢瑣言蔣貽恭好嘲詠頗以此痛
遭夏楚近聞官至今佐而卒豈詔恭即貽恭字畫相謗

邪抑別有一貽
恭也存以闕疑

李景故布衣當高祖時上封事數千言切中機宜擢爲
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鬚髯之職後不知
所終

論曰張道古持堅剛之節百折不撓陳翔力爭稱帝頗
與馮涓意合亦蜀漢費詩之流亞也鄧元明慷慨樂輸
不貪官爵王先成仗策軍門敷陳利弊張扶面斥強臣
李道安直談災變竇雍固辭冊贈中官之命其人皆表
表有足紀者劉隱辭強項取禍得免虎口幸矣以蔣李
之譏時刺主竟受敢言之賞何與一二張所遇異也豈非

天乎

劉纂

崔善

仲廷預

李仁表

姜誌

韋奕

劉檀

杜何

溫顛

房諤

費宗陶

王朴

劉纂桐廬人一云長沙人唐左拾遺蛻之子也蛻以言
事與令狐綯相忤遂僑居潼川纂事高祖父子歷任禮
部尚書蛻常臨終述父訓戒纂窮達不望於汝沒後慎
勿祭祀纂心傷蛻意頗以恬淡終其身國亡後復依孟
氏天成四年撰遂州文宣王廟記碑蜀人皆稱道之
崔善武成中爲閬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建德政碑於官

署之東過者多欣慕焉

仲廷預未詳何郡縣人貫通墳典不務生產常厄於饑寒爲嘉王宗壽塾師無顯名未爲宗壽所禮會天寒嘉王府以故火器給學院廷預方獨坐偶以箸畫灰得金火箸三事遽求見宗壽宗壽意別有所求不時見固請乃勉見之廷預出金箸衷中具述本末宗壽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所矣公得之仍以相還真古人也命厚贈之未幾薦授榮州錄事叅軍

李仁表少以詩詠擅長唐末寓居許州時尚書薛能爲節鎮仁表將繕所業詩以爲贄方凭几檢錄有戴勝自簷飛入舒翼而舞仁表心異之明日投能詩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女妻之高祖開國仁表來成都累官至刑部侍郎卒

姜誌許田人也幼爲黃巢兵所掠亡失父母從高祖征伐屢立戰功官至武信軍節度使加太師先是圉人姜春者事誌多年頻羅笞扑後年老不任鞭箠因泣告誌妻乞放歸田里誌妻愍之詰其鄉貫姻戚則云本許昌人有一男被鹵入川莫知存亡且言其小字又足上有一黑子蓋卽誌父也誌知之大哭密遣人送於劍門外奏高祖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

子如初復授父杖俾笞已背以贖夙昔之過由是齋僧
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韋吳唐太尉昭度之子賦性不慧高祖以昭度故多優
容之歷仕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
吳答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其蒙鈍皆此類

劉檀本名審義事高祖累官員外郎有廉能聲已而去
職夢有人縑服引上檀香樹謂曰君速登出懷中緋衣
令服之因改今名未幾蜀州刺史某奏補評事杜克倅
職敕授克兼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會克丁外艱不
行舉檀以自代是時檀閒居困頓官服不具克輒遺以

緋袍一襲竟與夢相協云

杜何唐駙馬惛之子也無他才藝以貴胄仕高祖爲博
士常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啟自述門閥云昔年入貢仕
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卽韋莊今日通籍班在新津馮
長官小男之後卽少常銳也執政閱而慰之

溫顛唐助教廷筠之孫也父憲光啟中爲山南從事李
巨川草薦憲表盛述廷筠之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
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顛克繼其業善以
隱僻繪事爲能仕高祖官至常侍卒

房諤唐宰相元齡九世孫也父重官新都令諤事高祖

父子累官太常少卿子四人

費宗陶廣都人也世爲成都巨族武成時與弟叔熊同爲顯官

王朴綿州魏城人父助舉唐進士善文章常撰魏城縣道觀碑文爲刺史薛逢所賞後竟以瞽廢朴亦能文仕高祖官至翰林學士

趙雄武

王鄂

劉隱

趙雄武蜀人累典名郡豪侈爲一時之冠飲食不用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子執役當厨者十餘輩皆鮮衣窄袖每延客必水陸畢具率以爲常又善造大餅約取

三斗麵製一枚如數間屋大或大內宴聚及豪家有廣筵輒獻一枚剖用不盡時人因號雄武爲趙大餅

王鄂唐尚書郤弟也郤以長安亂離挈家來蜀泐嘉陵江經利州百堂寺前鄂時生七歲矣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寺內石龕令家人隨往取之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計其死死年月與鄂誕生日正相符鄂後仕高祖至令錄卒於雅州

劉隱者成都人也自言少時常賚西川監軍使書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棘貴賤皆策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逐之有一人背籠而來將隱

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入谷俱絕高深用指爪拔緣寸寸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良厚於是烹一犢兒先取犢兒結腸細糞置盤器間徐以箸調入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羹非此味則賓筵不具也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者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猯者以荷葉裹而蒸之故名其他風俗多與蜀中殊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陳廷會際叔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九

列傳

張武

王暉

林思謬

蕭懷武

張武石照人父雍本合州武金埧渡子武其第三子也少時身長七尺面紫黑色不務家人產業里中豪多畏憚之一日有楚僧泝流至武金渡頭顧同舟生日此間

山水絕佳結穴在南山之腹法當出貴子握兵萬人受祿八旬武時假寐竊聽是夜潛葬父於其處先是天色晦霾忽覺數丈內冉冉有光遂平其上而去人莫之識也及長勇敢善戰事高祖爲破浪都頭大敗荆南兵於夔州累官鎮江軍節度使乾德中遷峽路應援招討使荆南武信王常欲取三峽畏武威名不敢逼及唐兵入寇乃乘勢將水軍進峽攻施州武作鐵絙斷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不可上武信王遣勇士斫之會大風暴起荆南舟絙於鏢難爲進退武矢石交下荆南兵敗衄奔還死者無筭旣而聞北路陷敗遂以夔忠萬三

州詣魏王繼岌降武復仕後蜀加秩侍中統飛棹諸營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進取渝州降唐刺史張環分兵趣黔涪未幾卒于渝州年八十餘歲武每統師下峽經過故林未常不屏去旌旗獨步奠父葬之處渝合之間以楚僧言有驗相傳爲異事

王暉高祖時累有戰功後主踐阼官集州刺史集州故乏水泉會岐兵攻城急斷水道城旦暮下矣暉中夜禱神忽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涌出暉驚寤遲明亟命操鍤於所示之處果得泉引水蒙活者甚衆岐兵初以暉師絕水坐俟其斃暉命汲水于城上揚之

皆驚異解去未幾遷秦州節度使國亡入唐爲陵州刺史後攻殺董璋降孟氏久之終老於咸陽

林思謬不知其世系爲人柔順善揣人意乾德中官閬州團練使是時後主北巡思謬朝于利州請幸所治後主于是泛江而下畫舸綵舟綿亘不絕閬中驛騷實思謬爲禍階也俄克長直軍馬使已又命爲昭武軍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及唐將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梁思謬先棄城奔閬州遂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蕭懷武有心計長于兵事仕後主爲小院使故軍巡之職也凡隸懷武部下者名尋事團亦曰中團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畜私人十餘輩偵察動靜以告密爲能由是

懷武積金鉅萬第宅伎樂爲一時冠又時時殺人以示威福有術士着綠衫售藥金成都市中懷武欲丐其術堅不與遂於馬院杖死之其橫恣皆此類也積功至戎州刺史及後主降唐懷武與眉州刺史鮮于皐謀亂無少長俱戮于市

論曰張武峽江之戰卽古名將何加焉王暉默禱而得水泉雖曰至誠感神抑亦天實助之乎思謬誘主周游泥首敵國懷武凶惡性成不良于死四人皆王氏之武臣所由薰蕕不同器者矣

張士喬

段融

蒲禹卿

林罕

劉贊

張雲

李龜禎

周彥章

馬全

張士喬乾德初官華陽縣尉是時立高祖原廟於萬歲橋後主帥后妃百官往祭之祭用鼓吹及褻味士喬以非禮之祭先帝勿饗上疏爭之後主大怒欲誅士喬順聖太后力勸得免奪職流黎州尋赴水死

段融事後主爲雒縣令在邑多惠政漢州推廉吏第一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戴兜整挾弓矢旌旗連百餘里朝臣絕無有諫阻者道經漢州融輒上言陛下萬乘

之尊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後主不從不數年竟以是敗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嚙嚙事人後主乾德四年用制科對策大約言今朝廷所行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咸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後主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已出爲秦州節度判官會安重霸等請後主東遊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

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苗地多瘴癘萬
 眾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
 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常無故盤遊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鑿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
 蜀都疆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
 疾百姓失主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温劉禪降於鄧
 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又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欹雲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
 馭豈可鳴鑿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
 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

何光遠鑑

誠錄載禹卿全表云臣某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
 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鞀蓋古
 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
 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承祧秉錄正位當天愛聞悅耳
 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閩苑興
 師歷艱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併胝胼胝
 寢寐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
 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
 推崇地及雍岐界連荆楚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
 多關河甚廣人物秀麗土產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
 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
 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
 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
 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易色孜孜為心無
 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
 照懷少止宿於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
 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
 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
 行險棧欹雲危峯插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
 山程豈可鳴鑿唯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塞邑荒

涼人雜羌戎地多疫瘴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
隴水聲清邊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
人看烽火於孤峯朝朝疑慮觀望旗於絕嶺日日隄防
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
米谷峽何足聞知縱過嗟山須通怨水秦穆圍馬之地
隗囂僭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
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
供需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
依擾踐觸處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
雲行雨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鑿輿須
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關進發兵
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
鹵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惟生徠人
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
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州久為讐敵必貯姦謀
切慮妄措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
幣交馳但慮^土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事專差使命
請陛下境土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
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則便同魯衛不睦戰伐滋興
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

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
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踐履山川驅馳人
馬闈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嫔將沉自取驚憂為何
切事及還京輦並不說於軍民迫鬱衆情莫彰帝德憶
昔先皇帝在日未有無故巡遊別宸居昔秦王之鑿駕
離宮闕此時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鑿駕
不迴湯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
北築之虞焉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
稼穡之艱難識古人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豈忍
致却宗祧^道斷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
不慮于危亡實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
苑上林瑤池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
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僊于紫禁耀珠翠於皇宮如
論萬乘之君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
追遊足觀奇趣何必顧于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
何裨益方今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敵盜
賊橫行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
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
甚於湯百行皆全萬幾不撓聰明博達識度變通深負
規模獨懷英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

抱山河之險何不視遠聽察居安慮危關四門以求賢
總萬幾而行事成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
必當平分兩路偏瘳瘡痍庶表裏寬奢保子孫昌盛布
臨人之惠化蓋救物之元功選棟雄師思量大計振彼
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
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
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強盛諸
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
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增社稷醫療君
民同武王誇謬而昌鄙商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
事有面折廷諍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
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郡凌殘住止不得所以
競來湊集暫且偷安今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業欲盡
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
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
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遠歸於桓溫皆謂不取直
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保
山河之隘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
而相匹豈子仁而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明
之策不信倡媚不耽荒淫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

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為四海之君願陛下且蒞鑾
輿莫離京國侯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
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
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徵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也
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
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謀名譽情非訕上理
切愛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爰叩
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
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中令庶寮以懷慮全逃得失自取
疲勞倘有不虞悔將何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
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邊陲
干犯冕旒無任憂惕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直諫以聞臣某誠惶誠恐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
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
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
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璧遂稱臣何
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

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
 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林罕字仲緘西江人也落魄不羈博通經史而為文多
 譏刺執政者往往忌之初除溫江主簿稍遷太子洗馬
 一作員外郎咸康元年後主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
 蠻詔朕既不能弔伐是所憂也時特進檢校太傅顧在
 珣奏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屬罕著十在文
 以進曰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
 藩籬飾官殿於遐方命鑿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之
 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
 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

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託為大

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為貪饗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妄

陟雲霄殊非審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

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

恣貪殘焚蕪軍營恢拓私第不顧喧騰於眾口惟思自

任於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為郡守

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密有田魯


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

弼第宅迥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
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
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
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
覘以旣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
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鑑戒錄云有唐十在
著自簡編爲古今之
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故林罕亦著前蜀醜後主覽之大笑
十在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
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國史在珣以其半遺罕在珣故
後主狎客而謬假罕文以沽直罕竟不得用而卒罕尤

善六書之學常註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

中

劉贊  人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
龜一枚文章大進乾德時官嘉州司馬後主荒淫無節
日與近臣潘在迎輩宴飲褻慢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
作歌以諷後主雖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幾遷學士
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
水中無何卒

張雲唐安人立朝謇諤不爲苟容歷官右補闕咸康元
年彗星見井鬼之次司天言宜修德以弭大災後主詔

於玉局化置道場禳之雲上疏言百姓怨氣上徹於天
故結爲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斯乃亡國之兆豈祈
禳所可免後主怒流之秦州雲直言不避恆自比朱雲
權幸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常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
以腰斬張禹今尚方惟有斷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
雖小亦可斬羣狗也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罹貶
謫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李龜頑京兆人也乾德末官知制誥爲人切直不畏權
貴後主常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脫冠露髻男女無別
雜坐謹呼不復有上下之禮龜頑諫曰君臣沈湎不憂

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禍至無日矣後主殊不爲意未
逾年而國亡

周彥章成都人也本姓王以軍功官金吾衛使後主采
掠宮伎彥章女有殊色亦在選中彥章按劍對使者曰
彥章是先皇帝令與周氏作義兒家世實出於王衆所
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者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
者卽以女衣襟結之使爲夫婦後遇國變王宗弼勒兵
誅韓昭等彥章亦與有力焉其強鯁有如此

馬全從高祖父子歷官至永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已而
隨後主歸唐唐同光四年後主旣羅秦川之禍六月蜀

百官皆詣洛陽宰相王錯以下拜官有差全慨然曰國
亡至此生不如死因不食卒

論曰乾德咸康間朝鮮蹇蹇之風野乏矯矯之節若段
融叩馬張士喬湛身蒲禹卿荒遯可不謂烈哉林劉張
李或寓言以託諷或批鱗而逆諫要皆乃心忠公無忝
臣詭至周彥章鯁介不移馬全捐生殉主誠云疾風之
知勁草矣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陸壘堦梯霞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十

列傳

侯嗣 王保晦 盧延讓 庾傳昌

楊義方 王仁裕 李珣 尹鷲

張蠙 牛嶠 牛希濟 趙韃

鄭藝

云不同交賦異為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
戲之日不同交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
罷是延讓曾官翰林
矣今從唐詩紀事
轉刑部侍郎卒延讓詩師薛能不

尚奇巧人多誚為淺陋獨吳融重其作盛稱於時且云

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延讓凡三十五舉方登第所業詩

有狗觸店門開饑貓臨鼠穴嚙犬舐魚砧諸句甚為張

潛成汭所賞及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延讓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聞者大噱

庾傳昌義成人北周庾信之後也富文藻工著述起家

永和府判官累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玉堂集二十

卷青宮載筆記二十卷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通正元年

卒傳昌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官舍人時詣謁宰相張格

不時見傳昌怒歸草啓事約數千字投於謁者而去他

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然曾聞其

草角觚牒詞動乃數幅蓋譏其無體要之用也時又有中書舍

人庾樸誥命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為秘書

郎性强毅長於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常有春詩云海邊

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利花為時人所稱許後主時

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

害與蒼生之句宋光嗣疑其刺已恨之奏譴於沉黎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仁裕因入成都事後主爲中書舍人後主東巡仁裕與翰林學士李浩弼等從行在路酬答吟咏無有虛日國亡降唐歷晉漢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乾祐初知貢舉放榜得士二百一十四人因題詩以榮之已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清泰中同幕僚餞朝客於梁苑折柳亭樂作仁裕訝之曰今日必有譱張之事樂舉羽而有宮聲羽水宮土水土相克

得無憂乎少時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獵爲奔馬所墜又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頃之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所著紫閣集乘輅集西江集王氏見聞錄玉堂閒話入洛記開元天寶遺事諸書傳於世又輯國風總類五十卷時多稱道之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辭爲

後主所賞常製浣溪紗詞有早為不逢巫峽夜那堪虛
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

夜字原本

係夢字

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

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為頓損鶚累官至翰林

校書昂按花間集稱鶚為參卿是鶚累官不止翰林校書矣鶚有滿宮花詞云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後庭

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懷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滿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疑亦有所寄

慨而作

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

縣尉遷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為金堂

令後主踐阼奉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牆頭細

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

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蠙攜

篋中藏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召為知制誥內

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蠙生而

穎秀性喜為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

吳宰周繇鄭谷李棲遠温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十哲本十二人

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盛為當世所稱

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也唐相僧孺之後博學

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登進士第歷官拾遺補闕

校書郎高祖以節度使鎮西川辟為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歌舉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辭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嶠佳句也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鐔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韻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錯等皆諷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歎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

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

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
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潛然
所撰臨江仙二闕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皆

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為紅顏特為詞家之雋

江仙詞共七闕其首作云峭碧參差十二峯冷煙寒樹重重瑤姬宮殿是仙蹤金爐珠帳香靄晝偏濃一自楚王驚夢斷人間無路相逢至今雲雨帶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其第四闕云江繞黃陵春廟間嬌鶯獨語關關滿庭重疊綠苔斑陰雲無事四散自歸山簫鼓聲稀香燼冷月娥歛盡彎環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為紅顏傳內載皆道勝人間此句未全故備錄之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闕時輩嘖嘖稱道女冠子故唐駱賓王代王靈妃贈李榮長篇因以為名

趙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于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乾德時著長短經十卷行世

鄭藝仕後主爲翰林學士文辭敏贍筆不加點其最著

有武德軍節度使趙國公徐延瓊碑銘蜀人往往傳誦

焉碑文曰臣常讀唐書竊觀太宗每以爲將致治平必

不以化馴易服威東難齊哉然農戰交修德刑共舉將

亂也其政必荒將弊也其風必佻欲圖九合之威亦賴

五臣之佐苟虞害衆莫若任賢視今可以知昔矣高祖

皇帝以沐賊弑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

傲於吠堯上下相蒙酣爲醉國寰區之內億兆無依競

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遂啓丕圖戡禍

亂而侯中與協會盟而歸大國爲蜀之帝報唐之恩明

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合肇修人紀於

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之奧步驟於義

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善盡美之如是

也遂使蠻彝向化吳越愉珍麟鳳效祥草木呈瑞矧復

英賢間出俊乂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且思聖爰勤求

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謀黜陟不濫鑿

乾締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鎔必有挺生之佐式扶

昌運對越上元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卿洎庶尹庶史

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月武德軍將校吏民緇黃耆

艾等列狀詣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瓊德政上聞願

勒碑紀且以借留爲請上憂勤庶政以百姓爲心凝旒

稱歎者久之謂翰士藝曰朕司牧元元將開壽域使國

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久於官古之道

也況衆欲之乎朕既命其請矣卿爲我撫其懿實播無

窮之聞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敘曰臣聞龍飛九五

山川效雲將之靈鳴擊三千風水運波臣之化雖復同

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乃神永賴八元之佐內則

臯夔協贊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貞師律具有兼膺注

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丕顯帝圖顧茲天歷

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伸宏業委輅請

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蒲輪至而清風

自激倚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人爲盛也其或

家連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諫損之風靡見驕矜之色功

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徐公斯可謂一

時之英也公名延瓊字敬明東海剡人卽國之元舅也

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爲峯鼎用作維鏗父子則貴比

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聲價齊一鳳之羽儀

十國春秋卷四十四前蜀十

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葩虎節師壇共
觀書錦徒思徧舉抑亦倦譚公王父唐京兆武功縣令
追贈尚書左僕射大師高平王政績頻彰勳華早振自
激封侯之志夙垂濟世之名並西晉殊功榮聯邱第南
朝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於承家致用皆光其佐命
朱輪華冕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實先種德是賢奕葉孰
與提衡歷佐昌期宜鍾異氣公中邱會秀大爽炳靈幼
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才
欲紹家聲遂叅戎右敵國相吞之候決在毫釐陰符必
勝之機制於掌握珣戈寶鼎門崇八命之榮玉帳金壇
文恨征南之妙故能名高太國業嗣良弓輕鎮北之無
知功名之必立自繼膺睿睭兩踐渙符四封無刁斗之
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金掌領孤兒每
驚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纔復六飛將分
雙節上以郟城奧壤潼水名區粵自艱難久罹瘡痍獄
市無寄杼袖皆空羣盜猖狂幸寇恂之去日遺黎憔悴
望郭伋之來時不自改張何期俾又爰求賢帥式憇雄
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攬轡過征下車畢理彈壓豪
鷲封植疲瘵窮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人者雖大必去

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之要也不可以
不峻其隄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不謹其律度食者
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之器也不可以不
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以翼衛朝廷下
可以儀刑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以管內數多亡
命姑務偷生久聚萑澤常為虺蜴狡穴皆依於窮谷妖
巢各恃於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邑虞其蹂躪路
岐苦于歎歎公密運良籌周旋峭格盡投私苦皆挾禍
胎益其戎兵誠其強吏商旅無滯貢奉罔艱王尊申京
兆之威冀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蕩析咸歸動有常
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贍軍須月未及其授衣士已
忻於挾纊賑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犬不驚宵魚自放
哀矜庶獄慎恤惟刑赭衣盡服其神明丹筆立分其情
僞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衡不謬於錙銖加
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踪思棗祇闢地
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頻豐夢果應于
收人利可資于寡婦貢賦加倍獻賦相望又歲別進軍
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官帑委輸檢吏
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天錢而已靡星
文認寶氣而已有雄劍缺文來奏課連最聞薤本可留

是表富人術芋區難並咸知濟物之方公以鳴社嘉
 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祧於降誕之期
 白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公府未完軍衛
 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梁門羅虎戟層
 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厦翬飛益動旌旗之色路當
 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往來而宿餉每
 傾公帑用飭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感紫芝三秀黃犢
 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異果符登麥之
 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合和吐氣樂固難名大矣哉公
 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爵賞既行中外
 同嘉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一千戶通前五千戶
 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溫如珪璧郁若椒蘭習合巽
 言無鉤距運籌決勝荀攸可比於良平仗鉞被威課
 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資忠允武允文多材多藝
 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泉盤笊則惟聞折
 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膠延賓比餽帳下
 之犀渠只肯成感吮癰樓中之螭首蛾眉寧矜笑嬖閨
 門密行簪組美譚里巷相觀風雲動色宸中風注寵詔
 已行致闔境之允諧固本朝之是備況家豐懿戚治涉
 殊尤心管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

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民麗德瑩檢圖功懋績著
 擁旄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叫閭而願借耿純詎
 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彩筆不寫照以傳
 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敢述殊勳曾無少
 女之詞預怯中郎之鑿所冀陵遷谷變尚窺沉水之文
 地久天長永覩生金之字謹為銘曰金行啓運鼎業鑿
 乾麟御瑞紀鳳舞昌年層潤浩注國祚遐延光凝寶匣
 福藹祥編上芾繼文皇圖增煥得一踐義登三轅漢懿
 綱牢籠大鑪真觀宗社還資徵明接旦大虛寥寥中有
 元精麗物為瑞麗人為英英徐公為昨而生脂膏不
 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立奇功繼膺寵數
 帝念徐公聿齊其務迺騰梓潼并有饒賦公至若何時
 雨霧霏枯苗耀穎涸轍騰波推奸禁暴剷弊止詘襁負
 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為天臥鼓勸農免胄服
 田耒耜接肘罍笠摩肩問閭風靡稼穡雲連眾害既去
 織惡皆除頌宣化育慎恤刑書蔽澤自朽囹圄常虛輕
 徭薄歛政協蒲盧老安少懷遠至邇肅風雨時若家給
 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貢輸相屬神明之
 正誰為之師公之俱美福祿攸宜位隆鳳沼恩注龍墀
 梓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馨烈揚子神疲江

生思絕浩水東注銅山西
揭帶礪無期永旌賢哲

論曰侯嗣王保暉有飛書草檄之才延讓傳昌義方仁
裕珣鸚鵡嶠諸君子皆文苑名流允為國華者也牛希
濟應詔賦詩不謗故君可云得風人之體趙蕤素以節
操見而著作鬱然故不可沒鄭藝辭采瞻麗雖間有諛
筆事或過情要亦文士之常態矣

刁光

勝昌祐

房從真

宋藝

高道興

杜覲龜

刁光長安人天復初來蜀工畫湖石花竹貓兔鳥雀之
類慎交遊所與率佳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議者謂孔

類升堂黃得入室年逾八十益不廢學成都僧寺多有
光遺筆云

勝昌祐字勝華本吳人後遊兩川遂為蜀人志趣高潔
不昏不宦常卜築幽閒之地栽花竹杞菊觀植物之榮
悴以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因善繪花鳥蟬蝶後又以
畫鵝得名歷前後蜀年八十餘卒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高祖為翰林待詔常
於宮中版障上繪諸葛武侯渡瀘水圖人馬甲冑生動
如神高祖過此輒駐駕不進怡然歎曰壯哉甲馬兼善
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斫鱸常建冒雪入京等圖

傳世

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士等像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光天乾德間官內圖畫庫使工佛道雜畫用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

杜覲龜其先世本秦人避安祿山之亂遂居於蜀覲龜少博學涉獵經史丹青之伎妙出人意始師常粲寫貌雜畫尤工於佛像羅漢乾德時後主以高祖受唐恩乃改唐道襲私第爲上清宮搏王子晉像爲遠祖於上清

祖殿命覲龜寫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又命覲龜寫高祖貌及太后太妃真於青城山金華宮又寫杜天師光庭像於君平觀祐聖天師光業像於大聖慈寺覲龜官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蜀人繪像者以覲龜稱首

列傳

胡秀林

馬處謙

趙溫連

何奎

趙延文

馮見思

韓仲

石深

胡秀林

人妙精歷法多所糾正唐景福初爲司天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四終

前蜀

十

七

博學春秋卷第四十四終

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
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
士等像於大慈寺

尚道與成都人光天乾德間官內圖書庫使工佛首雜
舞首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書

吉璫羅官錦林奇信烈紫金魚裝置人會射者以璫羅
掛天相光烈射然其平璫羅聖天相光業射然人聖慈
璫羅寫高璫羅又太司太牧真然青烟山金華宮又寫
璫羅命璫羅寫畫二十一帝御容然璫羅之四聖又命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五

仁和吳在臣志伊氏撰

甬上仇兆鰲滄柱氏閱

昭文周昂少震重刊

前蜀十一

列傳

胡秀林 趙溫珪 何奎

趙延义 馮見鬼 韓仲言 石深

胡秀林 人妙精歷法多所糾正唐景福初為司天

少監會宣明歷浸差與太子少詹事邊岡均州司馬王

釋同改新法上之賜名景福崇元歷光化中遷司天監
宦官劉季述廢昭宗將殺秀林以立威秀林曰軍容幽
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已而事
高祖高祖卽位仍官司天監累著武成永昌歷二卷正
象歷經一卷後人咸取法焉

馬處謙扶風人也幼病瞽鬢筮安陸市中有謁筮者忽
進謂處謙曰子筮未臻其妙盍從我受秘法乎處謙唯
唯隨往陶仙觀密授星筭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謁筮
者氏籍對曰胡其姓而恬其名且戒云子有官祿終五
卜二慎勿道我於王侯之門處謙自是筮易極精未幾

從趙匡明來蜀高祖習其名密令廣成先生杜光庭問
年壽幾何處謙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高祖後
七十二歲而殂蓋計數爲七十二兩也處謙累官中郎
賜金紫年五十二卒

趙溫珪秦州人祖省躬通數術避亂於蜀溫珪善相人
兼精三式成都謂之趙聖人高祖時官司天少監永平
元年高祖與岐交惡王宗侃請統師前進溫珪諫曰李
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
高祖不聽果有青泥嶺之敗武人王暉者一日遇溫珪
於朝門溫珪屏人語之曰君面有殺氣得無懷兵亦以

圖人邪然君自是晚達三爲郡守一爲節制不宜害人
以取殃禍暉大駭探懷中匕首擲地泣曰暉爲此子所
擠今日不勝其憤欲刺殺之便爾引決不期逢公爲開
釋耳請從此止拜謝而退暉尋爲刺史遷秦州節度使
一如溫珪言溫珪常爲高祖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
及病革戒其子係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
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爲也

何奎閬州人不知其何術而言事多顯驗時人號爲何
見鬼公卿近貴皆嚮慕之成都銀工有患白癩者傳兩
世矣奎謂曰爾所苦我已知之爾家佛幢杲息乃異時

得之祀鬼故物冥魂無依作祟耳第速去之疾無害也
銀工歸遽令撤去病良已其餘奇中者無筭奎不汲汲
仕宦末年以術進自布衣賜金紫除興元少尹不之任
意豁如也一夕預刻死期急歸閬州卒又有夾江孫雄
者人稱孫卯齋言事亦亞於奎後主歸唐時宦者宋愈
昭及將軍數員叩其往洛吉凶雄俛首曰諸官識之此
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新舊使頭皆不見矣逮後
王羅秦川之禍隨聞莊宗亦遇鄴都之變實其地也悉
如雄所說

趙延父

歐史作延義今
從蜀檣机通鑑

字子英溫珪子也仕後主爲司

天監亦以數學顯尤善星緯風角之術乾德六年後主
詔巡秦州發成都日天地冥晦有羣鴉泊於旗杆其鳴
甚哀次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延又進曰此貪狼風也千
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未幾唐師至三泉三招討皆
棄寨宵遁是其驗也國亡入唐爲星官清泰時官翰林
天文與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等更直中興殿庭大破恩
遇每語至夜分廢帝欲徙石敬瑭於鄆州延又力言天
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患則止未幾復用薛文遇言遂
至激變延又已而仕晉契丹滅晉隨契丹至鎮州李筠
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延又假術數以贊成之無何仕

漢爲司天監隱帝卽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
帝詢延又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司天象禳除之事
非臣所知然臣所聞殆山魃也周太祖自魏至京師召
延又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又言王者撫天下當以
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因事
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馮見鬼失其名遂州人也目中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時
陳綯爲武信軍留後中書令劉知俊來代任頗撫其舊
事疊有奏論馮謂綯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旗節所引
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逾歲知俊果伏誅有官人林泳

者本閩人常謂同僚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妄馮聞之甚不平一日對衆謂之曰公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枉殺一女子爲祟也我能具言其姓名詠由是慚服且求爲解其冤

韓伸渠州人善飲酒長於龜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甲先期卜來日之兆吉則博凶則否又或占某方吉卽往取人錢如徵責焉性落魄不羈一日聚博豪飲其妻率女僕自後擊伸首伸不知方唱池水清辭宛轉繞梁世因戲呼伸爲池水清

石淙故唐樂工也別號石司馬亦云琵琶石淙少時爲宰相令狐絢所賞俾與諸子渙胤連水邊作名亂後來蜀多遊諸顯官家以賓客待之一夕與軍將數人飲酒淙以琵琶擅場在坐非審音者殊不傾聽淙乃撲槽而詬曰淙曾爲中朝相國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酷也於時識者皆歎訝之

黃崇嘏

李夫人

黃崇嘏者居恆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岸從高祖於邛南權知邛州會臨邛縣送失火人於州崇嘏卽其人也

辛令頌繫獄中崇嘏上詩得召見

詩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

何事政清如水鏡

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隨

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於學院與諸子
姪同遊雅善琴奕妙書畫未幾薦攝司戶叅軍胥吏畏
服案牘一清庠既重其英明又美其風采居一歲欲以
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一章以見意詩曰一辭
拾翠碧江

淮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椽永拋鸞鏡畫蛾
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
腹願天速庠覽詩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
變作男兒

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
乞罷歸臨叩不知所終

李夫人蜀人也善屬文尤工書畫唐郭崇韜帥兵來取
蜀掠得之夫人以崇韜武人悒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

竹影婆娑輒起濡毫摹寫窗楮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
世人效之多有墨竹云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孫治宇台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十二

列傳

唐道襲

徐瑤

韓昭

潘在迎

徐延瓊

安重霸

唐道襲

按歐陽五代史作唐襲而北夢瑣言亦云唐峯

通鑑為複名王象之碑目載閬州有閬州人也始以舞

唐道襲碑似又非單名已今從之前蜀十二

童事高祖美眉目便佞有心計已而寢預謀畫為馬軍都指揮使俄遷樞密使王宗佶之死道襲與有力焉高祖嘉其能寵眷日甚旌其所居鄉曰烈士鄉永平元年岐王茂貞兵臨東鄙高祖命道襲為招討使帥兵以伐岐臨發高祖御大安樓製詩送之詩有卅歲便將為肘腋二紀何曾離一日未幾兵敗青泥嶺會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岐軍始解去久之進太子少保居無何太子元膺與道襲有隙遂率天武甲士殺道襲於城西時三年七月也事具元膺傳中是月高祖贈道襲太師諡忠壯命立碑閬州先是道襲父峯以負販起家其祖塋在茂賢草市有術士

相之曰此墓法當子孫至公相恐君家不勝福合為盜賊不令終耳至是峯已為刺史而道襲果以貴顯不良死道襲常夏日會大雨見所畜猫戲水於簷滴下忽爾雷電交至化為龍而去識者以為不祥後竟罹元膺之禍

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高祖入蜀勇猛善格鬪高祖初鎮西川時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眾目為鬼兵稱瑤為鬼魁及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掠而逼之俞曰吾夫常為鄉貢進上爾鬼見也焉得無禮於我瑤壯而釋之

一云瑤以劍示俞俞曰吾寧死瑤乃杖而

國朝通志 卷四十六
遺積功至大昌軍使太子元膺之變瑤與常謙素爲元膺所親信元膺旣以天武甲士作亂而瑤謙亦帥所部兵奉太子以攻唐道襲頃之王宗黯兵入瑤遂死會同殿前餘衆皆潰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也性便佞善窺迎人意與潘炕子在迎顧彥朗子在珣同爲後主狎客後主起宣華苑昭與諸近臣日夜侍後主酣飲其中男女雜坐褻慢無所不至昭素無品望特以嬖幸得出入宮掖累官禮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進昭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恃寵無厭乞賣通渠巴集數

州刺史以爲營第費後主悉報可而昭復與王承休安重霸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勸後主臨幸以爲姦會秦州判官蒲禹卿極諫昭得表大怒謂禹卿曰吾收汝表當徐令獄吏問汝頃之唐師入蜀後主方與羣臣相對泣王宗弼遽自綿谷馳歸登大元門責昭以佞諛僨事梟斬於金馬坊門已而函首送魏王繼岌昭粗有文章至於琴奕書筭射法悉皆涉獵有朝士李台瑕譏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有寸長時人避之海錄碎事載李台瑕云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與此小異潘在迎兼侍中炕之子也歷官內皇城使已而貶雅州

及後主北巡復充馬步使在迎以柔順侍後主遊宴或為艷歌唱和沉酒無虛日又時時勸後主誅諫臣無使

謗國未幾遷果州團練使國亡降唐官至左都押衙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外史檇杌云潘在迎

以財賄交結權貴永興樞要常謂所親曰權勢之家未皆仗其為援但不欲其冷語冰人耳

徐延瓊字敬明順聖太后弟也蜀檇杌作太后兄以國戚授武

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未幾與

弟延珪皆加太師乾德末充京城內外馬步指揮使代

王宗弼握兵怙權倚勢眾將為之不平唐師入境宗弼

徧殺後主諸幸臣延瓊與潘在迎等用家貲賂宗弼得

免死先是延瓊經營土木構第於錦水應聖橋西橫亘

數坊務極奢麗成都絕少牡丹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

院有牡丹一株遂厚持金帛歷三千里取植新苑是時

詔宣內外皇親暖宅後主亦親幸其第忽於壁上戲書

孟字以嘲之蓋蜀語以孟為不佳也延瓊重其事為製

紅綃籠字以示寵異及國亡後蜀高祖館於其第其先

兆有如此云僧院乃紅牡丹固異種也

安重霸雲州人初事晉王存勗已得罪奔於梁未幾又

奔高祖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高祖以為親將後

主立官簡州刺史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

自託因勸承休求鎮秦州後主乃以承休爲節度使重
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上獻請後主
東遊及唐兵臨境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
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整軍將發秦人
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
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雖知爲所賣業已上道
無如之何唐軍旣入成都重霸卽以秦成階三州降唐
明宗時官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
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

病告歸卒於潞州重霸黷貨無厭在簡州時州民有油
客鄧生者能奕棋家頗饒重霸召令對局終朝傍侍每
落一子輒命退立西北牖下俟其筭路進子竟日不過
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饑甚殆不可堪次日復召如前
或諷之曰刺史嗜賄本不爲棋也何不進賂求退竟獻
金十鎰乃免

嚴遵美 唐文展 宋光浦 宋光嗣 弟光葆

王承休

嚴遵美父季實爲唐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
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宣宗

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神策觀軍容使常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袴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遵美蓋疾當時中官橫肆故云後從昭宗播遷鳳翔求致仕於梁州光化四年徵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天復二年蜀軍拔興元遵美從徙成都明年唐詔所在宦官皆賜死遵美及西川監軍魚全禋為高祖所匿獲免時唐詔誅宦官高祖惟西川不奉詔祖即位除內侍監禮遇有加久之告歸青城山下卜別

聖居之年八十餘而終子 仕高祖至閣門使遵美忠正謙約居寵不驕鄙叟庸夫皆得親狎所著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閣宦忠佞傳於世

唐文辰高祖時以宦者為內飛龍使與宰相張格比後主之得為太子也文辰實挾順聖太后之寵諷格贊成其事由是順聖太后內德之而格亦附會為奸逐毛文錫左遷庾傳素文辰力為多是時高祖年老昏耄文辰與禁兵參預機密事無大小皆取決於手及高祖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復令其黨皇城使潘在迎偵

外事在迎慮事敗以其謀洩於宗弼宗弼等排闥入言
文展欲爲變明日貶文展眉州刺史未幾削官流雅州
後主嗣位伏誅弟天雄節度使文裔亦見殺

宋光浦唐詩紀事作光浦今從蜀檣杙事後主爲內侍監乾德中後主

宴飲無度常以重陽日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半酒酣後

主唱韓琮柳枝詞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

漢宮光浦意欲以諷爲諫遂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

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

來後主聞之不樂而罷

宋光嗣福州人爲人通敏有心計故爲宦者給事普寧

公主公主爲岐王從子繼宗妻不見答於夫而歸光嗣

隨公主至成都高祖留之不遣以爲閣門南院使天光

中轉宣徽南院使高祖病革謂大將大臣多許昌故人

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而未得乃以光嗣爲樞密使與

王宗弼等同受顧命輔政後主踐阼卽以光嗣判六軍

諸衛事光嗣旣得柄用善希合後主意後主頗寵任之

由是與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用輅宋承蒞田魯儔

等上下行私多所朋比國政遂日衰及唐兵來後主引

兵至利州光嗣與王宗弼言於後主曰東川山南兵力

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軍深入後主

以爲然殊不爲意已而唐師日逼宗弼有異志棄利州西歸三招討追及於白芳宗弼探詔示之曰光嗣令我殺爾曹遂合謀降唐未幾宗弼稱我君臣久欲歸命而光嗣等熒惑幼主皆斬之函首送唐軍前光嗣掌樞衡時凡斷國章多同見戲判語畧用謹辭韻句其藐玩軍機皆此類也時光嗣有從弟光葆者字季正隨光嗣爲闕給事黃門官宣徽北院使累遷東川節度使先是唐使李巖來聘光葆與語終日服其機辨料巖東還必爲鄧艾之謀乃白後主曰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之勢今察巖辭氣竟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請斬巖

以威天下後主不從旣而光葆聞巖還急於圖蜀復上疏請爲守備後主亦不能用國亡後託疾居閬州唐明宗時安重霸官閬州團練使光葆乃爲所殺

王承休事後主爲宣徽北院使用便佞得後主心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爲左右龍武軍後主卽以承休爲都指揮使統之裨將安重霸者以狡黠事承休承休奏爲已副舊將無不人人憤恥已欲得建節秦州未有以發也乘間進言後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因遂命爲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先是唐昭宗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一方者宦者得

爲節度使自承休始也承休到官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子女教以歌舞且圖形遺韓昭使言於後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請車駕東行於是後主心動決志東巡道路驛騷不堪其苦居無何唐兵深入承休自文扶南歸士卒凍餒死者無筭餘衆裁可二千未幾同王宗泐至成都是時魏王繼岌已入蜀詰責之良久謂坐擁強兵旣不戰又不降何也復問兵入羗者幾何人歸者若干人承休對以萬二千人出今得二千人歸繼岌曰是可以償萬人之死矣與宗泐俱被殺承休妻嚴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秦州之行後主頗以嚴故臨幸焉至則賜以妝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其褻昵有如此

麟窗麟剝其函還中其
守堂賢其工當冒寫攀性
許安主能以難姑謂幸既至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毛先舒稚黃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前蜀十三

列傳

僧智廣

僧貫休

僧子朗

掃地和尚

段義宗

僧智廣俗姓崔氏初居雅州開元寺善救病以竹片為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癩者便申跛者能行其餘

疾苦應手痊損乾寧二年高祖延智廣於成都寶歷寺
爲人療病所得資財卽用修造遂於本寺天王閣居止
於是病者競來日有數千百人貧者不復施錢時號聖
僧

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也七歲父母絕
憐愛之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
華經一千字耳所聽聞不忘於心與僧處默隔籬論詩
時人多爲驚異受具之後詩名大震乃往洪州傳法華
經起信論皆精奧義刺史王慥見之雅相欽重已而

蔣瓌開洗懺戒壇命貫休爲監壇乾寧中謁吳越武

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

王命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

改閒雲孤鶴何不可飛一云貫休投詩於武肅甚厭古

將校姓名遂刊貫休由是思登南嶽遂擔簦遊荆南與

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

日得歌詩百餘章而貫休詩與焉汭令幕僚鄭準評高

下準害其能置貫休詩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

久乎已而汭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

容草草汭不勝其忿遞放黔中因爲病鶴詩云見說氣

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館

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疏遠鬱悒中題硯子
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
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湯下彼巉崿
聞蜀風景地寧得一富人侯王且爽摩詰龍角日魚紫
氣盤屈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穆穆
蜀俗整整師律髯髮垂雪忠貞貫日四裔蘇活萬里豐
謐無雨不膏有露皆滴有叟有叟無實行實一瓶一衲
既朴且質幸蒙顧盼詞緩思鬱軒鏡光中願如善吉又
獻詩有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大
悅呼爲得得和尚留住東禪院賜資優渥署號禪月大

師已而建龍華道場令居之高祖常命誦近所撰詩時
貴戚滿坐貫休欲諷之乃舉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

鵲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爲何

物高祖稱善貴倖多有怨者壽春節貫休進堯銘舜頌

二章堯銘曰金冊昭昭列聖孤標仲尼有言巍巍帝堯

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秉陽亭毒不遑暇食

土塔苔綠茅茨雪滴君旣天賦相亦天錫德輶金鏡以

聖繼聖漢高將將太宗兵柄吾皇則之日新德盛朽索

六馬罔墜厥命熙熙蓼蕭鬼調舞擊干羽國人芻蕘

不疑不疑舜頌曰高高歷山有黍有粟皇皇大舜合堯

元德五典克從四門伊穆大道將行天下爲公臨下有
赫遜賢用能吾皇則之無斁無逸綏厥品彙光光得一
千幅臨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爲光爲龍吾皇則之聖
謀隆隆納陛孜孜孜孜切切六宗是禮五瑞斯列排麟

環鳳披香立雪四方納費九圍有截昔高祖復加獎賞

救世師降生竺乾壽春亦然萬年萬年

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明年為浮圖於成都北門外葬

焉貫休累加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

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

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一作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

大師祥麟殿首座引駕內供奉講唱大師道門弟子仗

選鍊校授文章應制大師兩街僧錄封司空大僕卿雲

八國鎮國大師左右街龍華道場對御講讚工篆隸草

大師兼禪月大師食邑八千戶賜紫大沙門

書好事者多號曰姜體詩與僧齊已並名有寶月集一

卷西嶽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又繪羅漢一十六身并

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或曰夢中所

觀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一云貫休常自夢得十五

師之相乃是也于是翰林學士歐陽炯常作詩述其事

遂為臨水圖以足之貫休體充而形短其像讚則宰相王鐸為之性落落不

拘小節每於通衢徒步行嚼果子初來蜀時過詣韋莊

而馮涓適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手曰我與爾叔有分涓

怒拂衣去他日過從竟不逢迎貫休謂人曰我得得和

尚為渠入蜀何意見怪其率畧多如此又好俳諧一日

與杜光庭並轡道中貫休馬忽奔躓光庭連呼大師數

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有慚色貫休

弟子曇域戒學精嚴能詩善篆重集許氏說文行於蜀

貫休詩集皆出曇城所校輯者

僧子朗高祖時梁州大旱祈禱無驗子朗詣州言立能致雨乃具十石甕貯水身坐其中水滅頂者凡三日而雨足州將王宗儔優禮之竟莫知所往有僧令藹者他日於興州遇之因叩其術答曰此閉氣法耳習之一月就本法於湫潭中作觀想與龍相繫龍爲定力所制必致驚動因而得雨然不如甕中爲之保無他害

掃地和尚不知何許人高祖開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遇官府宅第寺觀卽加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書云水行仙怕秦川及後主羅秦川之禍方悟水行

仙爲衍字故後主名云

段義宗本南詔布燮也

布燮卽宰相

乾德中與判官贊衛姚

岑等來聘義宗不欲朝拜削髮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及至成都羣臣奏僧自有膜拜之法宜令下拜義宗不得已遂行屬國禮焉義宗雅善詞章有詠大慈寺芍藥三學院經樓及題判官贊衛聽歌伎洞雲歌諸詩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國師常瑩辨廣光業輩酬酢偈語頗爲所屈久之告歸遇鳩卒

爾朱先生

杜光庭

崔無叟

楊勛

王帽仙

青城道士

爾朱先生成都人也字通微亦號歸元子唐僖宗時隱
鍊於金雞關下石室居久之有異人與藥一丸且戒曰
子見浮石而服之仙道成矣自是遇石必投之水間視
其浮沉人皆笑以為狂一日遊峽上有叟艤舟相待叩
其姓氏對曰涪州石姓也遂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
斯其應乎因服藥輕舉而去時天復末年也先生有還
丹歌傳於蜀中一云先生後自果州至合州賣丹於市
價十二萬刺史召問其直更增十倍怒
其反覆以篋籠沉之江遇漁人
白石者救之授以丹俱仙去
杜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一日長安人為人性簡而氣清
量寬而識遠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唐

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長安有潘尊

師者道術甚高雅為僖宗所重時時以光庭為言僖宗

因召見大悅已而從幸興元竟留於蜀事高祖為金紫

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一云先
主封杜

天師為青城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高祖常命為太子元膺之

師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以侍東宮頗與議政事相

得甚懽久之遷戶部侍郎後主立受道籙於苑中以光

庭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號

登瀛子或作東瀛建殮和閣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年

八十五卒顏貌如生人以為尸解葬於清都觀後有文

集三十卷皆本無爲之旨其序毛仙翁畧云世之得道者鍊陰而全陽陰澤都盡陽華獨存故能上賓於天與道冥合則黃帝駕龍而騰躍子喬控鶴而飛翔赤松乘雨而飄飄列寇御風而上下史簡昭著又何疑焉嘗試論之真一既判元精羣分清氣爲人謂之三才皆稟於妙無成於妙有人之生也參天而兩地與氣爲一天地所以長存者無爲也人之所以生化者有爲也情以動之智以役之是非以感之喜怒以戰之取舍以弊之馭勞以勞之氣耗於內神疲於外氣竭而形衰形凋而神逝以至於死矣故曰委和而生乘順而死率以爲常也

修道之士黜嗜慾墮聰明凝然無心淡然無味收視反聽萬慮都冥然後虛室生白脗合自然觀化之初窮物之始浩然動息與道爲一則恣心所之從心所欲是非不能亂勢利不能誘寒暑不能變生死不能干指顧乎八極之外逍遙乎六虛之表無所不察無所不知目能洞視耳能洞聽亦能視聽不由乎耳目何者神鑒於未然智通於無他也毛仙翁則其人矣

序作於通正元年三月七日辛酉

他文多類此不具錄又著洞天福地記一卷錄異記八卷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東瀛子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壙城集仙錄

集古今女子牋十卷

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

要一卷又有道門樞要一卷續成都記一卷名賢姓氏

老子常清淨經註一卷兼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

真王氏神仙傳五卷規書一卷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緱嶺會

代帝王崇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又瀘州劉

至道門諸科醮儀始自光庭所著凡十餘種

真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廟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

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皆光庭所撰光庭初入蜀時

曾於梓潼遇異僧僧與縣令周樂有舊忽云今日自興

元來頗瘁光庭奇其言明日僧去樂謂光庭曰此僧乃

鹿蘆躡故劍俠也為嗟異者久之又光庭居恆持驕龍

杖一條紅如猩肉重若玉石絕非藤竹所為相傳遇仙

人留賜云

崔無斃成都道士也老而得贖疾往往託筭術預知吉

凶高祖時道士李嵩者故唐宗室居陽平化中內懷不

軌時設齋密召玉局道士楊德輝赴之德輝詣無斃問

北行何如無斃令畫地作字德輝乃書北千兩字無斃

云以千插北便成乖形公去即乖耳德輝遂不果去而

嵩於就齋日竟罹禍又高祖時有道士王僑精於元學

已書度人經則非僑作也

楊勛不知其家世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

丹立降又能召九天元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主以

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畢命時咏詩言失國事不
數歲國果亡

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
史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唐

明宗朝有術士楊遷卽善使鬼神觸物變化已而被誅
蓋勛從子也

王帽仙蜀人也失其名居常出入闐闐爲人飾蔽冠號
曰王帽子性落魄忘爾我暮則臥涪州天慶觀一夕間
暴死道士斂貲葬之甫匝月王自果州貽書來始知其
爲尸解

青城道士者未詳其姓氏能幻術恆於僻處作法凡西
王母巫山神女及麻姑鮑姑諸仙姬皆應召而至又忽
於城中化出金樓惑衆後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
不獲後追及於青城道上以犬豕血沃之下獄考訊自
言歷採民間處子恣行容成之術死者無筭遂伏誅

